

血雨

XUEYU

石英



血 雨

石 英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 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3\frac{3}{4}$ 字数: 295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 1—112,300册

书号: 10088·696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十年浩劫期间，人妖颠倒，正邪相拚，腥风血雨，何等激烈！这部小说所裁取的就是那血雨中的一片。作品通过渤海岸边一座大城市里的大河机器厂两种力量的搏斗，深刻揭露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的实质，鞭挞了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同党，歌颂了正直、善良、勇敢的工人、党员和干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野心家、青年女工左铁兵貌似纯洁、好学，而实则阴险毒辣的艺术形象；塑造了厂党委书记鲁村夫，青年工人郁林，车间党支书万成、下放作家方克等一大批性格不同的人物。

目 录

第一章	河畔	(1)
第二章	追查	(16)
第三章	接火	(30)
第四章	方克	(46)
第五章	鄙鼠	(66)
第六章	选举	(87)
第七章	两家	(108)
第八章	对阵	(129)
第九章	新招	(145)
第十章	祸福	(160)
第十一章	会后	(182)
第十二章	冷雨	(200)
第十三章	创伤	(216)
第十四章	荣辱	(238)
第十五章	指挥	(254)
第十六章	权谋	(274)
第十七章	批斗	(291)
第十八章	老鸹	(308)
第十九章	浇铸	(321)

第 二 十 章	震 波.....	(338)
第二十一章	生 机.....	(353)
第二十二章	交 易.....	(367)
第二十三章	暗 夜.....	(380)
第二十四章	潜 流.....	(400)
第二十五章	秋 声.....	(416)

第一章 河畔

“多好啊，我来厂五年，还不知有这么个好地方呢！”郁林把自己的“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河畔的一方花岗石上，舒心地赞叹不已。

“要不我今天特地约你到这儿来玩呢。”张金义把蚱蚕丝衬衣脱下来，铺在那坡度很大、碎石砌成的河堤上，火红的背心上仍能显出洗褪了色的“公安部队”四个白字。可以想见，当日新背心上的字必是金黄色的。

“你以前常来这里吗？”郁林凝视着那水草梳拢着的清波，随手揪下一片伸向他脸前的绿绸般的杨树叶，揩着浮现在自己腮边的笑影。

张金义沉默了一会才回答说：“也不常来。有时候闷了，就一个人到河边来画画儿。其实我也画不好，在部队当兵时，连队搞宣传，指导员非说我会画不可，其实，还不是硬打鸭子上架？”他轻声一笑，象是回忆往事似的，“我能画一点都是逼出来的。部队上那一逼，逼得痛快；第二逼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九六七年我复员到咱们大河机器厂，起

初也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有一次跟他们到市里‘执行任务’，派头头胡秋，就是现在在市清指当队长的那位，半夜砸破一家点心铺的橱窗，大伙都饱餐了一顿。打那回以后，我就……不掺和了，班组里有人不干活去闹轰，我就一个人钻到这块林中空地来画画儿。”

张金义这一说，倒使郁林注意起来。他回头望上看去：这是一小片簸箕形的“林中空地”，左、右、后三面都是自生的杨树灌木林，只有眼前一面临水。如果不是特意找来，从外面谁也看不到人迹。这小片空地平坦而又干净，好象是人工收拾出来似的。“是他专门开辟的吗？”郁林心里这样想，却没有说出来。

“哎，郁林，闷着干嘛，打开半导体听听多好！”张金义没等郁林回答，抢先把收音机打开了。

从这黑色小匣里播送出来的声音，打破了下午河畔的寂静：

“临行喝妈一碗酒……”

郁林默不作声地伸出一根指头，轻轻拨到另一个台：

“今日喝罢庆功酒……”

他看了张金义一眼，再改拨一个台，突然冲出一个熟悉的道白：“谢谢妈！……”

郁林用目光征询张金义的意见：“怎么样，还听吗？”

“关上吧。”张金义兴味索然地关上了收音机。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郁林说：“我听说你歌儿唱得不错，你就唱一段呗！”

“我倒是爱唱，可是……”张金义显出为难的颜色。

“我会的那些歌都批判了呀！”

“什么歌呢？”

“‘克拉玛依之歌’啦，‘真是乐死人’啦……”

“唔……”郁林吁出一口气，凝望着西边芦苇丛上那奇形怪状的云彩，陷入了深思。

张金义是个活跃的人，他不甘沉默：“哎，郁林，我也听说你会做诗呢，你就来个见景生情怎么样？”

郁林腮边立刻浮出谦和的微笑，说：“我那诗算什么诗；人家老方那才叫会写诗呢！”

“老方！”张金义情不自禁地扳着郁林的肩膀，“你说的就是那个下放当工人的方克？”

郁林深深点了点头，他望着下面那被石块阻挡打了一个回旋的金色浪花说：“老方前几天干活休息的空当，给我念了他为纪念‘七一’写的一首诗，很使我感动。”

“你能记得几句吗？给我念念听听。”张金义热情地说。

“人家嘱咐我不要往外传，我……”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郁林终于没有拗过张金义的执意请求，悄声念了那首《向党汇报》中的四句诗：

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
党教我用笔为人民而战斗；
我拿笔的手也许可以被砍断，
对党的爱呵，谁也无法从我心里夺走！

张金义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被激动了，但他没有用“好”之类的有声语言表达他的感受，而是小声地唱起了《克拉玛依之歌》。歌声深沉优美，随着歌者的情绪由低渐高。张金义由于心情激动，忘记了要求自己处处要谨慎的警诫。郁林只顾听，也忘记了他们这时正置身在河滨郊野……

就在歌声乍起的同时，左近五米远的灌木丛中，蜷伏着三个鬼祟的男人。他们没有前面那两个年轻人的幸运，身子下面是潮湿的。其中一个矮胖子本来是蹲着的，但不知是时间长了过分疲乏，还是那象河马似的短腿不堪负重，突然墩坐在地上，压断的树枝发出喀嚓一声脆响。他那满是小肉泡的红鼻头凶狠地抽耸了一下，但却没有出声。那个脑门秃亮的小干巴老头却不耐烦了，他冲向歌声来处骂出声来：

“黄花闺女养的！”他骂得那么顺溜，“一场好席叫这两个龟孙给搅了。他们倒占了咱们的宝地！”

“宝地！”另一个尖头顶的小眼睛皱了一下眉头，不以为然地说：“太保哥，我真不明白，你为啥要把我们引到这荒草野地来核计事儿！难道领我们到府上还怕拐了你家嫂子？”

“秦桧，你少给我上这一套！”小干巴老头倒并不十分动怒，“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你没听说我闺女厂里的董贵最近搬到我左近住了？那人跟咱爷们不一路，来来往往次数多了会引起他怀疑，对铁兵的前程也不利。我这才花了半天工夫在这里收拾出一块空地来，想不到今儿个叫老鹅占了凤凰窝，你说霉气不霉气！我他妈不甘心！”

矮胖子冲着尖头顶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太保兄想得倒

也周到，还是谨慎点好。”他说着，手触着双层下巴兀自沉思，看来是另有思谋。

“我就喜欢个痛快！”干巴老头忽而活跃起来。“咱们别闲磨牙，我说好办，你快把搞到的硬货亮出来，也叫老哥我高兴高兴！”

“今几个货不多！”瘦胖子把自己的黑色手提包默默地移到小眼睛的面前，而小眼睛也把自己的手提包推给瘦胖子。这两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样式没有多少特点，只不过都是用得很旧了，其中的一个沾满了油灰。

小眼睛把瘦胖子换给他的包儿掂了两掂，凭他的经验准确地测知斤两，然后向干巴老头伸出一只拳头。干巴老头知道：包里的货色至多不过十斤。

瘦胖子从小眼睛推给他的包里摸出一沓钱来，都是深黄色的板板正正的票子。干巴老头紧盯着票子，张大嘴巴，舌头禁不住翻转了一下。但瘦胖子却鄙薄地用大姆指搓着钱：

“就这么点儿……？！还不够我几天花的！”

小眼睛睁一只眼眯一只眼，注视着瘦胖子的动作。他显然觉得瘦胖子的口气太大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只强咽了一口唾沫没有吱声。

干巴老头嫉妒地说：“我说马好办哪，你也得节制着点儿，尽着口腔医院刘彩那个小货还有个完！”

“我知道，你馋的就是这个！”那个叫马好办的瘦胖子捻出两张票子，给了干巴老头，把其余的又扔进提包，嗤的一声拉上了拉链。

“真是坐着说话不害腰疼！”小眼睛终于憋不住了，阴

冷地说：“就是这个不高的价码还是跑遍了静海、青县和泊镇才脱手的呢。”他不满地立起身来，谛听着就近河堤那边送来的歌声。

“我说秦桧！”矮胖子拉着小眼睛坐下来，“这往后就不劳你跑那么远的路了，就在四郊脱手，万无一失。”

“你倒说得轻巧！”那个绰号秦桧的小眼睛幸幸地说：“这是铜块，不是蒜头，叫他们抓住咋办？”

“就凭你老弟这份道行还能……？”马好办又神秘地悄声透露：“不瞒二位说，在下跟市里田副主任挂上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不是她一句话？”

“啊？！”小干巴老头几乎叫出声来，活跃地说：“那咱们就大干！有这么硬的底座还怕炸了炮膛？”

“赶明儿咱们哥儿仨好好核计核计，我也不愿小手小脚啦！”马好办透过树叶的罅隙，想看看那唱歌人是什么样子，但看不见。

小干巴老头凶相毕露，嘟囔着：“要不是那两个龟孙，咱们在那儿核计多好，也强似在这树棵子里受憋屈！我得……教训教训这两个……！”

“别因小失大啦，嚷啥？赶明儿一样来核计嘛。”那个叫秦桧的小眼睛看来消了气儿，劝阻干巴老头不要冒失。

“我忍了二十多年啦！该喘口舒服气儿啦！”干巴老头眼里射出凶狠的绿光，“不是老哥我爱提当年勇，我左太保当年在外乡啥事没干过，绑肉票，砸明火……，今几个还得栽在这两个小子手里？我不干！”

马好办一见干巴老头又犯了老性子，知道硬按下去不

行，便用软和话哄他说：“赶明晚上咱们再来，我带几瓶青岛啤酒来，那是道地的崂山泉水做的，跟此地的咸河水做的味儿就是不一样！”

“嗯……”小干巴老头左太保用手揪着稀疏的黄胡子，象一个不驯服的孩子似的鼓嘟着嘴，勉强地点了点头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跟好吃好花的没有仇！”……

夕阳隐进了云彩后面，歌声停了。郁林和张金义交谈着各自的独特经历，他们虽然相识了五年，但也不及今晚上彼此了解得这么多。郁林的父亲是部队的一位政工干部，在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个重大战役——金城反击战中，牺牲在美帝国主义F86飞机的扫射之下。那时小郁林才九岁，是在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的母亲抚养他和妹妹长大成人的。母亲较深的语文素养虽也给了他不小的影响，但他高中以后却更酷爱数理。一九六七年他毕业于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物理系，过了几年才正式分配到大河机器厂干热处理。这个厂的热处理是附属在金工车间的。张金义就在金工车间干车工；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工厂地处市郊，郁林不常回家，与张金义同住单身宿舍，这便有较多的接触。而张金义出生在峨嵋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他的生身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母亲是被这个反动军官强行霸占的贫农的女儿，在生过三个孩子以后，这个军官残忍地遗弃了她。在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那凄风苦雨的暗夜里，一个孤身女人带着一儿一女，抱着仅只两岁的幼儿金义，要熬过这漫长的秋冬谈何容易？由于饿病交加，金义的母亲终于在一个曙色隐现的拂晓含恨死

去。过了一年多，四川解放了，金义十五岁的哥哥在带着妹妹弟弟沿街乞讨时，听到了欢腾的锣鼓声。他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负责同志了解过他们的身世之后，便接受了金义哥哥参军的要求，并安置了金义和他姐姐的生活。一九五四年，参加了志愿军的金义的哥哥从朝鲜归国，转业在渤海岸边的一个大城市的工厂里工作。为了便于照顾，在组织的帮助下，金义的哥哥把弟妹从峨嵋山麓接到北方来。从此，金义有了上学的机会。他出于对人民解放军的感激和热爱，在高中时毅然参加了人民公安部队。先后在临海的一个休养胜地和风雪弥漫的中蒙边境执行过任务，表现相当出色，因此而立过三等功。及至一九六七年春他复员回来，哥哥已因工厂内迁而远去青海，姐姐也出嫁到远郊区，在这里只有他单身一人，有时难免有孤寂的感觉。他参加了由派头头胡秋率领的一个群众组织，但对他的许多做法看不惯，行动上“跟不上去”，有时还流露出不满情绪。胡秋是何等“机灵”的人物，当然看出来，对金义先有了三分忌恨。在林彪推行极左军事路线的妖风之下，胡秋官运亨通，当上了车间民兵连长，每天嘴里头胡言乱语，手头上棍棒乱飞，就连张金义这个不起眼的普通车工也着实挨了几下。有一天，胡秋突然闯到他的车床旁，斜楞着肉泡眼问道：“你那个团入的有问题吧？”张金义也不含糊，反问：“有啥问题？你说呢？”“你自个儿最清楚：就冲你老子那个情况，能入得上团？”“我家庭的具体情况，部队的组织上最清楚，我想档案里是都有的。”胡秋见没有懵住他，便火了：“你肯定是隐瞒了，不然……”金义瞥了他一眼，冷

笑了一下：“对不起，我得干活了！”他说着就打了快转，卡盘飞旋，暗蓝色的铁屑抽动着，向胡秋扇了两扇……

现在，郁林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我说金义，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消沉下来。我们干革命也不是为哪一个人干的；再说胡秋现在也高升了，离开了车间，支部书记万成同志对你还是不错的。”他顿了顿，凝望着西天那变幻着的怪云，又接着说：“可听说你前两天画墙报时又扔了画笔，我觉得……还是别太任性了，遇事儿要冷静些！”

“冷静，我没法冷静！”金义把手中的一块三楞石子扔进河心。“就冲着左铁兵那条鳝鱼，我也没法干下去！”

郁林有点愕然地问：“左铁兵，她又怎么了？”

“她在车间里到处煽风，说用我画宣传画是路线问题，还说我歪曲了样板戏的人物形象。郁林，叫你说说——”他拍着郁林的脊背，急切地问：“你说叫一个人戴着枷板唱歌画画儿，还能出来高兴的调调？”

“唔……”郁林点点头，深思着说：“可是，万成师傅还是没听那一套吧？”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更不能干下去！”

郁林审视着金义那付执拗的表情，一时有点不解地问：“这又是为什么？”

“万成师傅理解我，能够公正地对待我，我才更不能因为我使他受连累！”

郁林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他愤懑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想舒散一下内心的积郁。这时正是播送新闻的时间：

“……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我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狠

狠批判现代的孔老二，特别要把矛头对准……”

郁林皱着眉头，刚听到这里，只觉身后那灌木枝叶被蹭了一下，紧接着，一块尖利的石头打中了他的脊背，他情不自禁地“哎哟”了一声。

“怎么啦？”

张金义的话还没落音，身后河堤高处一个公鸭嗓门响了起来：“你们这两个混蛋，胆敢在这里收听敌台广播！”

“你别诬蔑！”郁林本能地扭回头去，理直气壮地顶了上去。他一时忘记了背部的疼痛。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个秃脑袋，在暮色中闪着青白的光。

“你们就是收听敌台广播！”随着这第二声，又一块更大的石头飞下来，落在半导体收音机旁，“半导体”震颤了一下，发出了嘶嘎的声响。

“你他妈别胡说八道！你是干嘛的？”张金义实在憋不住内心的火气。

“老子是区清指的，专逮反革命坏分子，我在这儿盯了你们好几天了。”公鸭嗓更放肆了。

“你听听！仔细听听！我们这是……”郁林提着“半导体”站起身来，正要上去跟那干巴老头讲理。张金义把他拉住了，低声说：“别去，这家伙是个神经病……”

“我他妈神了你妹子啦？！”干巴老头污秽地骂起来。与此同时，几块石头又飞了下来，郁林的大腿上又着了一下。

“跟这号人，不值当的！”金义猛推了郁林一下，示意叫他沿着河堤往南，离开险境。郁林一回头：“你……”

“我会皂水……”金义又推了他一下，郁林提起“半导

体”，沿着带斜坡的河堤，擦着灌木丛走了。这里金义在地上摸了摸，好歹摸了两块核桃大的石块，向上还击着，但因自下而上，形势明显不利，他恨恨地往上看了一眼，收起晾在堤坡上的蚱蚕丝小褂，抖了一抖，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他只觉有两块石头落在身边，但没有打中。凭他娴熟的水性，一会儿就侧身游到了对岸。出水绕向南面的木桥，又从桥上折回河东岸，在一棵大柳树下，他和郁林会合了。头一句话就问：“半导体坏了没有？”

“先别管这个；你倒是说：这老头儿到底是个什么人？”郁林边走边问。

“反正不是区清指的！”金义肯定地说：“就是个神经病，没错！”

“也许不那么简单！”郁林弯下腰，把裤脚卷起，那被石头打中的地方明显的变色了，摸了摸，粘乎乎的。

“出血了吧？”金义关切地问着，穿上了蚱蚕丝衬衣。

“没事儿！”郁林仍在思索着那个“老头儿”的来历。

上弦月挑着两个嘴角，从云隙里露出惨白的笑脸。小干巴老头拨开杨树棵的枝叶，叉起腰，得意地观察着前、左、右三方，又弓腰亲切地抚摸着光滑的、小小的“林中空地”，这是他特意开辟出来、专为和同伴们议事的神秘所在。他想，刚才这两个不识趣的经过他这一咋唬，再也不敢到此地来了。那么，这块“宝地”从此又归他左太保所有了。更要紧的……，小老头的眼睛一亮，猛地发现河堤的石头上有一个皮夹样的东西。

“噢，还有一笔外快哩！”他坐下来，用两手支地，小心地往下挪着，防止滑落下去。终于，他那微颤的、但仍不失为灵巧的右手捏住了那个物件，又一点一点地挪了上来，站稳了，把钱夹慢慢打开来——他那高度兴奋的神经松弛下来了，原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证，分明是刚才那两个人丢下的。但他那惯于探索的手指又掀开塑料夹的夹层，摸出三张小纸片，用手电照了照：一张是本市通用的纺织卷，一张是棉絮卷，还有一张是半斤全国粮票。

“霉气”！小干巴老头狠声骂道，把那半斤粮票摔在地上，但愣了一下，又小心地拣起来，连同那两张票卷一起掖进对襟小夹袄的兜儿里。

接着，手电光又映照在工作证的半身像上：大眼睛、圆脸庞……正是刚才那个胆敢和他对骂的年轻人！再看姓名栏里：“张……金……义。”小老头虽没进过几天学堂，但几十年摸索着也认了不少常用字。这三个字还是叫他蒙对了：

“正是他——女儿在车间里的对头之一！”小老头想着，便把工作证装在衣兜里。他暗暗赞许起女儿来：刚才回家一念叨起河边有这么两个龟孙，女儿马上就估摸到其中的一个八成是她恨透了的张金义。他提出用个啥法儿治他一下，最后和老伴三个人核计出这么一个招儿：先给他们扣一个吓人的大帽子，再装傻充愣来一顿武的，黑影里打它一个蒙头转向。赶跑了他们，解了心头气，就算吓不死他们也得惊出一身病，眼睁睁吃个哑巴亏。如今又多了一个意外收获：工作证落在手里，拿回去再跟女儿核计核计，看能不能做出更好的文章来……